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



# A Fable

[美]威廉·福克纳——著  
王国平——译

## 寓言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



# 寓言

[美] 威廉·福克纳 / 著  
王国平 / 译

A Fable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寓言 / [美] 威廉·福克纳著; 王国平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8.5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福克纳卷]

ISBN 978-7-5407-8289-4

I. ①寓… II. ①威…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5493 号

YUYAN

寓言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王国平 译

责任编辑: 张 谦

助理编辑: 刘红果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印制: 杨 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荣华国际大厦 5 号楼 1501 室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0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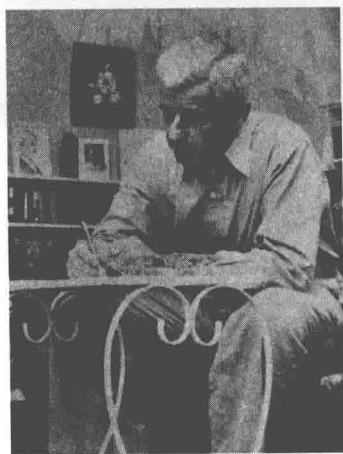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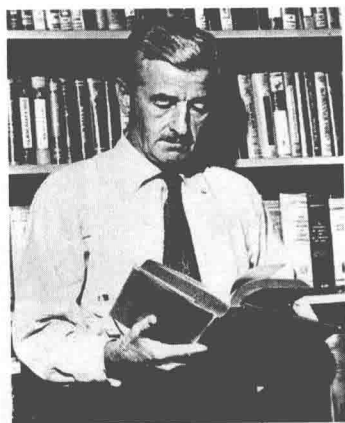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817768]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福克纳的生活照



↑ 福克纳邮票

↑ 1939年福克纳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福克纳手绘插画

## 作家·作品

这不是一本和平主义的书。恰恰相反，本书作者对和平主义与对战争一样，仅仅有过极其短暂的信仰，原因是和平主义不起作用，根本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事实上，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或寓意（其实它并没有，我是说，在整体观念上并没有刻意营造的目的与寓意，因为就我所知和所想做到的，它很简单，仅仅是企图表现人、人类的冲突，跟自己的心灵、冲动、信仰、艰苦持久而无生命的土地舞台的冲突，在这个舞台人类的忧虑与希望必定是让人感到痛苦的），它是想用富于诗意的类比和比喻来显示，和平主义是不起作用的。本书想显示的是，要结束战争，人类必须找到或是发明某种比战争、比人的好战性、比人的不顾一切的权力欲更为有力的东西，要不就是用战火本身来对抗战火，扑灭战火；人类也许最终不得不动员自己，用战争工具武装自己来结束战争。我们连续不断犯下的错误就是，为了结束战争挑动一个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国家，挑动一种政治意识来反对另一种政治意识。本书还想显示，不想要战争的人可能必须武装自己准备上战场，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打败权力联盟，它们死死抱住过时的信条仍然相信战争是万能的；应该教会他们（上面所说的权力联盟）去厌恶战争，不是为了道德或是经济上的理由，甚至还不是为了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战争，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自己——不是作为国家、政府或是政治意识，而是作为简简单单的人、很可宝贵不应战死与受伤的人——会首先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威廉·福克纳《关于〈寓言〉的一点说明》（李文俊译）



福克纳凭《寓言》，五年内再度斩获国家图书奖，这一首部同时斩获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小说耗费了他十年的心血。写作过程中，福克纳数度陷入迷茫，为了有章可循，他只好将故事梗概写在墙上。我认识的人中，包括自称福克纳迷的朋友都没读过这本书。这部作品深奥晦涩，处处尽显大师的手笔，但要了解故事的情节，无异于想提起一大块榛子果冻。

故事主要发生在一战最后一段日子，那时候，美国人和法国人刚学会做朋友，法国人喜欢这本书，喜欢福克纳的每一部作品。你不妨细细地品味，因为其中的文字胜过故事。小说中，我偏爱两个场景：其一，政治游行之初，一名男子给了一个行将饿毙的女人一截面包。她嚷着政见的时候，将嚼了一半的面包吐了他一身。其二，一架载着飞行员和一位将军的德军小型飞机迫降法军机场。飞行员和将军跳下飞机，见敌军士兵过来，将军若无其事地掏出手枪，对着飞行员的脑袋开了一枪。

——哈洛德·奥根布罗姆，美国国家图书奖基金会前执行主席

## 译 序

王国平

说到威廉·福克纳，读者们首先想起的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以及《押沙龙，押沙龙！》等，而荣膺普利策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作者倾注了十年心血的《寓言》一书却存在颇多的争议，在国内鲜为人知。小说甫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热议，对这部小说，各方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杰作，连格兰维尔·希克斯和马克斯韦尔·盖斯马等一向对福克纳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也一反常态，对小说推崇备至，前者认为小说的“描写有助于人类生存繁衍”，后者则认为《寓言》是“福克纳过去十年中创作的一部最好的作品”。然而，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却认为《寓言》是福克纳晚年的昏聩之作，詹姆斯·阿斯维尔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寓言》是一个“令人费解、自命不凡的骗局，是一个文学圈内的江湖骗子或疯子的作品”。《纽约时报》评论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认为《寓言》读来“枯燥乏味，拐弯抹角，令人昏昏欲睡”。更有甚者，罗伯特·佩恩·沃伦说《寓言》“是一大败笔，是一部啰唆乏味、令人生厌的作品”。

《寓言》故事背景定在一战后期的凡尔登，时间跨度为一个星期，法军的一个团发动兵变，公然违抗进攻德军的命令。同一时间，德军士兵也停止了进攻，喧嚣了四年的战场暂时归于平静。法、英、美三国联军统帅大为震惊，他们容不得这种平静，下令将该团 3000 名士

兵押往联军总部所在地，判处他们死刑……

《寓言》缘起二战正酣的1943年，福克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贝奇和导演亨利·哈撒韦商量拍摄一部反映无名战士的影片。他们提出，不妨将这位无名战士定为耶稣基督转世，旨在给人类最后一次机会。在《寓言》一书中，福克纳将这位无名战士的角色定为下士，率领12名追随者活动在前线两边，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传播和平与反战思想。当双方下达进攻命令，尤其是法军断了该团的退路的时候，全线下士以下的士兵拒不从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暂时的平静。

小说借耶稣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寓言》中的人物，赋予了作品神话色彩和寓意。下士是私生子，生父是联军最高统帅老将军，他于圣诞节那天出生在一间牲口棚，他的追随者恰好是12名，背叛他的“犹大”得到的同样是30个银币，下士星期三被捕，星期五和两个盗窃犯一同被处死，星期天在一阵炮火后，从坟墓里突然消失。小说无异于耶稣生平的重现，即前文中提到的耶稣转世。福克纳借下士（耶稣）这个人物，抨击、讽刺了人类道德的沦落和对基督精神的背叛。但不同的是，耶稣救赎了人类，下士却以失败告终。福克纳借此暗示，人类的救赎与和平不能寄希望于救世主，只有自我反省，人类才能自救。

但纵观小说，下士出现的场次并不多，算不上书中的主人公。下士是引发变革的人物，他最初领导的兵变，铺垫了小说中其他一系列的行动。纵使是一活跃的角色，这个人物依然朦朦胧胧，让人无从捉摸。拒不发动进攻的那天早晨，读者无缘见到他的身影，也没见过他率领12名追随者在敌我双方的战争地带传播和平。连他的名字也只是到了最后，才想起来应该叫司提反。

小说的代表人物应为莱文、老将军和通信兵。莱文是一名英军飞行员，年幼丧父，是家中的独子，他怀揣国王亲笔题词的委任状到皇

家空军报到，孰料“皇家陆军航空队在四月一日愚人节这天被撤销”，“荣耀对他关上了大门”，无缘建立“阿尔伯特·鲍尔、毕晓普、曼诺克、麦卡顿”等人那样名垂千古的功勋。莱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面对理想破灭，他才明白，自己无非是被国家利用的一枚棋子，继而以自杀这一悲剧形式消极抗争，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老将军是邪恶的代表，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不惜勾结德国将军屠杀手下的士兵，甚至不惜牺牲私生子的性命。

纵观全文，通信兵才是《寓言》中的核心人物。他战前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事业有成，因在洛奥和帕斯尚尔立下的战功，被选拔到军校深造，但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晋升中尉五个月后，他主动提出辞职，成了一名通信兵，这不在于他“爱兵，非得与他们同甘共苦、睡一条战壕”，而是他讨厌兵：“一旦明白了过去、现在和今后仍要过这种日子——当然认为我应该感谢上苍的恩典，继续与大家为伍，我兴许应该，有些人分明是迫不得已，别问我为什么——仅仅因为我衣服上恰好戴了这枚小小的勋章，有全民皆兵政府替我撑腰，不仅有权对一群士兵发号施令，而且还有人家胆敢不从、亲手将他处死的大权，后来我才体会到他（下士）担得起我的担忧、嫌弃和憎恨。”

恰如无数经历过一战的血雨腥风，尤其是1916年索姆河反攻的其他士兵，他幡然醒悟。请求降职被拒后，他想出了与人通奸当众被捉这一妙计，如愿成了一名营级通信兵。

在一名哨兵和一位黑人牧师的协助下，通信兵让敌我双方士兵爬出战壕，在无人地带相会。相比下士早前拒不发动进攻，这一举动实属冒军规之大不韪，并且立即招致报复——一阵如雨的炮火落向渴求和平的战士。

虽说功亏一篑，此举却让人释怀，因为这代表了个人的选择，以及全体士兵后来的共同选择。通信兵让哨兵选择是否冲出战壕，说出

鼓动其他士兵走出战壕的共济会暗号。哨兵虽说有些勉强，但依然选择了通向和平的道路。他之前虽然“断然回绝”过，但一旦翻出战壕，穿过铁丝网，无所畏惧地站在无人地带，便有可能带来长久的和平：

“你瞧瞧他们！”他依言看着他们、仔细打量着他们，他们手脚并用、越狱似的爬出铁丝网上的缺口，他们的脸、手、衣服、浑身上下沾着同一种单调、说之不出，但不同于他们像牲口一样摸爬滚打了四年的泥泞的颜色，紧跟着，他们站起身，仿佛这四年中他们不曾踏过地面，但这一刻却形同鬼魂、从炼狱重返人间，沾着地狱洗涤不尽、说不出名来的味道。

四年的战争，哨兵暂时撇下了玩世不恭和失望，心中唯有暂时的和平。被他鼓动走出战壕的士兵虽然“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却是“同一种单调、说之不出”的颜色，他们虽各有各的心思，但大家团结一心，追求和平。双方的将军对他们痛下杀手的时候，哨兵意识到这一刻即将结束，象征性地团结了士兵们的同志友情：

不等德英两方铁丝网后的火箭腾空而起，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别！”他喊道，“别！别朝我们开火！”他甚至没意识到兴许是平生、肯定是四年来第一次说“我们”而不是“我”。

哨兵身亡，通信兵死里逃生。在小说结尾时，即停战十年后的老将军的葬礼上，通信兵最后一次出场，维护了一个人的信念。通信兵这个“行走的疤痕”在最后一幕说：“这就对了。”他说：“怕了吧。我死不了。绝对死不了。”通信兵虽然未能结束这场战争，但他不仅努

力过，而且十年后还在努力。

福克纳写《寓言》的这十年中，目睹了自己人生和身边世界的许多变化。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语概括了冷战：“我何时被炸得粉身碎骨？”尽管这话打消了他的恐惧，但福克纳却不愿认命：“我绝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福克纳是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在创作《寓言》这本小说时，福克纳毫不例外地采用了这一手法。有人说，海明威和福克纳是一对至繁至简的代表，但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却发现，福克纳可以说集至繁至简于一身，尤其是一些对话，论简洁，福克纳不输海明威。如：

“你说我们？”师长追问道。

“我们！”军长说。

“这么说我败了，不是今早六点败在前线，而是前天败在你的军部——要不，是十年前，或者四十七年前。”

“此言差矣。”军长说。

“我损失了一个团。没死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却死在宪兵司令的行刑队之手。”

“他们怎么死要紧吗？”

“我认为要紧。他们死得其所，那才是我的战绩。”

“呸。”军长啐了一口。

“我损失的不过是区区一个查尔斯·格拉尼翁的名声，保全的却是法国——”

“你保全了我们。”军长说。

“我们？”师长又追问了一句。

但说到繁复，并非如罗伯特·佩恩·沃伦说的那样啰唆乏味、令人生厌，原文信马由缰的叙述，反而给人一段新奇的阅读体验，让人憋着一口气，欲罢不能。如：

车是敞篷，好像运牛车，架着高高的栏板，车厢内挤满了一个个光着脑袋、被缴了械、浑身带着前线硝烟的兵，他们胡子拉碴、满面倦容的脸上露出一副义无反顾和目空一切的神色，从没见过人，或者看不懂这些人，至少认不出他们是人似的愣愣地望着眼前的民众。他们如同回想梦魇的梦游者，认不出人和熟悉的事物，瞧着眼前飞逝、留不住的瞬间，仿佛赶去赴死，一个接一个匆匆地一闪而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分别，并非无视他们各有各的身份和姓名，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姓名；看不出分别并不在于相同的命运，而在于他们都以一个名字和身份归于同一种命运，归于最清静之地：忍得了人之将死的孤独——他们一闪而过，好像不关心，或者不在乎，甚至看不懂他们身处的乱哄哄的场面，以及隆隆挺进的速度，仿佛一个个幽灵鬼怪，也兴许是铁皮或纸板上刻得模糊的人物，在上演一幕悲情哑剧的舞台上一再被生生地绑走……

奈于本人水平有限，虽尽量贴近作者的表达方式，但恐难以用中文还原作者的意识流手法，敬请各位读者见谅并指正。

承蒙顾奎老师的引荐，沈东子老师的不弃，让我有幸接触并翻译到这本杰作。另外对沈老师在我翻译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宽容，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对责任编辑的细致和耐心，谨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吉尔



## 致 谢

承蒙加州比弗利山庄的威廉·贝奇和亨利·哈撒韦为本书提供的基本思路；承蒙詹姆斯·斯特雷特的大作《左顾右盼》中刽子手和小鸟的故事的启发；同时承蒙 LEVEE 出版社霍丁·卡特和本·沃森限量出版的《被盗的赛马》一书未删节版，为此我要向上述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

——威廉·福克纳